

# 张巨和苏月在结婚这天就分床睡

7

情感故事



崔民 著  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凌威年少气盛时曾有过一次荒唐轻率的婚姻,留给他唯一的纪念是儿子磊磊。在商场打拼多年凌威对女人近乎绝缘,可这时他认识了弟弟凌武所在通讯公司的同事苏月,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与众不同。婚后张巨发现苏月原来不是自己所爱。张巨大学时代的女友叶小茹始终对他一往情深,郁闷的张巨终于和叶小茹旧情复燃,苏月不同意离婚就屡屡遭到张巨的虐待和诽谤。故事结局完美,但过程曲折跌宕,留给读者诸多启示。

[上期回顾]

张巨和叶小茹在大学时是情侣,但后来张巨觉得叶小茹不检点和她分手了。但再次见面后,发现叶小茹一直在等他,他决定要好好爱叶小茹。很快,叶小茹告诉他她怀孕了。

星期五这天张巨回到家已经挺晚,让他不解的是苏月竟然没在家。

今天上午,叶小茹拿掉了那个孩子,他和她的孩子,他送她去的。一星期以前,当叶小茹流着泪告诉他她有了他的孩子时,他被震撼了,那一刹那,他完全理解了骨肉之于一个男人的全部意义。他捧着叶小茹那张苍白得几近透明的脸,心中的怜惜如潮水般涌动。这个女人曼妙的身体竟然孕育了神奇的种子,那是他们爱的果实啊!他知道,这一生他都不能再离开她。他拥着她,一字一句:我要给你,给孩子,一个家,一个完整的家。

张巨默默地坐在座位上,他好像看到叶小茹含泪的却是微笑的眼睛:张巨,我已经等了十年,我不在乎再多等一年半年。

今天上午,张巨只抽得出一个小时的时间陪小茹去医院,小茹坚决不让他走进医院大门。他一步一回头的往回走,他好像清楚地听到了叶小茹撕心裂肺的惨叫,他用手蒙住脸。

就在刚才,张巨和小茹从银都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走出来,小茹挥手叫了出租车,张巨停下来。小茹站在离他几步远的距离,冲他摆摆手:再见。小茹要他回家,而她,还要开着自己那辆铃木宝贝去电视台。明天有她的节目。

张巨的回忆告一段落,他站起来,又想到叶小茹,做完手术没休息就开始工作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吧!他忽然担心起来。他匆匆擦擦头发上的水花很快给小茹拨了电话。小茹声音压得很低:有事吗?张巨想了想:要当心身体啊,有什么不舒服的一定要及时打电话告诉我。小茹好像在电话那头笑了:知道了。张巨又说:做完节目立即回去好好睡觉,不许再开夜车,还有,记得盖好被子,不可以着凉感冒。

做完这一切,张巨觉得心里踏实多了,他把自己放进被子里很快就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,梦见一个粉嘟嘟的小姐姐叫自己爸爸。张巨梦中也知道自己在笑,他还想到一句时下流行的话:生儿子是名气生女儿是福气。他很清楚地说了句:要名气干什么,福气才是真的。

清楚地听到这句话的还有一个人,苏月。苏月轻手轻脚地从大床床头取睡衣,张巨清醒地说了那句话吓了苏月一跳,她还以为张巨睡着了,再细看看,张巨就是睡着了,那么,那是一句梦话了?苏月百思不得其解,什么名气福气的。突然,苏月联想到从张巨嘴里听到的一个名字,一个很有些名气的名字,小茹,叶小茹?苏月被自己的推理吓了一跳。她摇摇头,不会,一定会。楼上人家的钟准时敲响,苏月熄了灯在床上躺下,睡意却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
苏月是被张巨电动剃须刀嗡嗡的响声惊醒的,她赶紧起来。张巨正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端详着脸颊,看到苏月他不解地问:时间还早呢,不睡了吗?按惯例逢休息日苏月是一定要睡懒觉的。苏月边挤牙膏边说:冯总昨天晚上回来了,还有监察部的人,今天要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,所有人都正常上班。

张巨满意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:年前我工作忙,不回家的时候要多一些,你自己在家记得做好门。苏月不禁回头看一眼正穿外衣的张巨:你,上星期是在单位加班?张巨低头穿鞋:是呀,一个案子,挺大的,为防泄露消息都没让回家。张巨穿好鞋,他直起腰来,再对着落地镜打量一遍。

苏月就站在她对面:真的是加班吗?一个星期?她突然这样问。张巨把目光落到苏月脸上,那张脸很平静,但眼睛的深处分明藏着一丝怀疑,张巨

的脸色慢慢阴下来,他一步步走到苏月面前:是又怎么样?不是又怎么样?苏月没有料到张巨这样,她一下子没有话说。张巨微微笑了:那么现在轮到你来回答,上周五,你不是说和雯约好吃饭吗?是雯女扮男装,还是你另外有一个也叫雯的异性朋友?

很满意地看到苏月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,张巨转身走了,而且把门狠狠地摔上。张巨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很坏,不是苏月刚才那样问起来,他都忘记那天看到的事情,她还敢问我?张巨不觉冷笑一下,他现在才觉得,自己对苏月其实了解不够,虽然很早以前她就说过她是有过去的人,可自己并没有深究,她的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,究竟会不会影响到现在他们的生活他都没有考虑过,他真是太幼稚了。当初他被她的柔弱吸引,在她的无助和苍白面前他只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坚强的男人,及至在新婚之夜他发现她原来不是处女,失望也在她恐慌的眼神和微微颤抖的身体面前稍纵即逝,他甚至搂住她宽慰地拥她在怀里,那一刻他以为,怀里的这个女人永远不会背叛和欺骗他了。

现在看来,他错了。苏月对他的意志没有丝毫的违背,甚至一点点抵触都没有,他说什么就是什么,可是,他却越发感觉到一种失落,深重的失落。新婚伊始,她的身体对他充满着吸引和诱惑,可是,自证实他不是她的唯一后,那次喝了些酒,他在床上折腾了很久,他是无意中摸到苏月一脸的泪,他停下来,拧亮了床头灯。他看清苏月肩胸前深深浅浅的印记,他的酒立即全醒了。他攥住苏月,他是想说些道歉的话,可苏月猛地推开他的手,她站起来披上睡衣走进卫生间。张巨一动不动,在她推他起身的刹那,张巨感受到一种轻蔑,这简直

就是挑衅。张巨听到她从卫生间出来,听到她走到床边,张巨头也不抬冷冷地说:你去那边睡吧。

她真的一声不响地就去小卧室睡了。天快亮时张巨进来,他看到她很别扭地侧身躺着,手臂护在胸前,睡着了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泪痕,她发出了一两声轻轻的抽泣。张巨的身体和心一点点变冷。这样的伤痛都不肯在你面前出声的女人,她的心根本就离你很远很远。这以后苏月就睡在小卧室,除非张巨要她去大卧室睡。不是赌气也不是使小性子,她平静自然得像一开始就是这样,以后一直都会这样。

一直到叶小茹出现。张巨突然感知到生活丰富而深厚的内涵,做人真好,有感觉有欲望,去看去爱,去接受去给予,爱的同时也在被爱……张巨一想到叶小茹心境立即好了许多,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出来很远,他招手截住一辆的士,去了爱家超市。

在大姐家吃了午饭凌威驾车直奔高速。王越打电话说他搭乘早晨九点半那趟航班回来,这时候差不多快降落了。接完王越后,凌威驾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,这时才能感觉到是在过节,白天那些熙熙攘攘的人流就像渗入沙漠的水一样没了踪影,只有那些大红灯笼睁着眼睛展示着那一抹寂寞红。红灯变成绿灯后,他机械地踩下油门,可是,他却不知道该去哪儿能去哪儿。回家?弟弟的聚会不知道结束没有,去大姐家?父母在那儿已经很挤。凌威打一手方向,看来,今天又要和好友季泽龙混一晚。

凌威紧急刹车得很迅速,尖厉刺耳的刹车声让忽然跑出的黑影一下子定了在原地,凌威看他像造型一样一动不动,他把头伸出窗外:不要命了?!他手心里有汗——奥迪的保险杠已经蹭到了那人的衣服。

# 廖志国开始对阳城官场“三剑客”动刀

4

官场小说



丁邦文 著  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?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?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?市委换届,班子中明争暗斗,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,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坛的格局,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。正值此时,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,但也孕育了新机会。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,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廖志国召开了一个市委常委会议,其实只是走个过场,并不能真正制止于树奎的行为。但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多数常委,孤立反对派,二来对朱玉也算有了个交代。

廖志国决定先从组织部长贾大雄身上开刀。选择从贾大雄动手前,黄一平就像一个战时司令部的参谋,不仅做了充分的调查了解,详细摸清对手情况,甚至还形成了方案报给廖志国。

根据黄一平的分析,从苗、贾、于的三角结构看,苗长林是总策划,其人个性沉稳,工于计谋,又避居幕后,且贵为副书记,自然不可成为直接下刀的对象。于树奎职级最低,却是一方诸侯,养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霸道个性,因此,他充当的是冲锋陷阵的打手角色。

按照廖志国的个性,早就打算使出杀威棍,先打掉这只出头鸟。可是,一个市委书记与县委书记直接较量,不论结果如何,输家皆是职位高者。由此而论,也不宜从他身上入手。只有这个贾大雄,生性瞻前顾后,胆小懦弱,既无苗长林的善谋,又不具备于树奎的刚硬,而且,作为组织部长,手握人事大权,其破坏性远远超过苗、于二位。因此,选择他作为突破口,成为势所必然。

恰巧,眼前就有个机会:也就在海北人代会召开前一个月,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临近二线年龄,转任人大副秘书长。贾大雄先后多次向廖志国提出,缺了一个常务副部长,部里领导力量顿显薄弱,希望市委尽快研究补上。

“你有合适的人选吗?”廖志国问得漫不经心。“没有,这个还要由廖书记亲自定。”贾大雄回答得干脆。其实,黄一平已经通过多个渠道获悉,关于这个常务副部长的人选,贾大雄与苗长林早就忙开了,他们暗中也已选定了对象。

贾大雄精心准备了两套方案:第一方案,部里现任两位专职副部长中选择;第二方案,部外另择合适人选。其中,第二方案中,又有三个预备人选:市委副秘书长黄一平,文化局长徐晓凡,

教育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胡春来。

先说贾大雄的第二方案。按照贾大雄的推测,选择黄一平不过是某种障眼法。他知道,对于黄一平的路,廖志国已经有了意向——放到阳城做区长。可是,他将黄一平列入常务副部长的首选,虽然只是一种姿态,却也有取悦廖志国、拉拢黄一平的意思,实质上可以麻痹他们。选择徐晓凡,则是一箭双雕之功效。一来呢,徐晓凡是个八面玲珑之徒,仗着其老爹的双人集团做后盾,明着投奔廖志国,暗中却已经走了苗长林、贾大雄的路子。现在,将他作为第二人选,成功了可以卖个人情,进一步笼络了徐氏父子;不成,正好委过于廖志国,可将徐晓凡从廖氏阵营离间出来。那个胡春来,则是苗长林、贾大雄的一个铁杆亲信,别看名次排在最后,却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人选,也最有可能爆冷胜出。

胡春来其人,本是中学教师出身,做过中学校长、县教育局长、主管教育的副县长,是个在全省乃至全国系统内部皆有点名气的专家型领导。本来,胡春来除了同于树奎曾经在农村中学有过三年同事关系外,与苗、贾等人并无深交,与廖志国更无旧怨过节。不料,有两件事将这种平衡彻底打破了。一件事,四年前,也就是廖志国刚来阳城不久,市教育局长因公出差遭遇车祸,处于植物人状态,医生预言生命迹象最多维持半年。鉴于此,市委调时任阳城中学校长的胡春来来到教育局任常务副局长,随时准备接任。可是,一年之后,局长并没有死。这时,有人提出免掉伤者职务,让胡春来拨正,却遭到伤者家属强烈抵制,廖志国因黄一平受到伤者家属托请之故,也在常委会上表示反对。这一拖一年下来,植物人局长迟迟未亡,胡春来职务前面的副字一直没去。另一件事,则是缘于“鲲鹏馆”项目。原来,胡春来自恃在教育界经营

多年,崇尚的是精英教育理念,集中优势资源打造阳城教育品牌,在每年的竞赛与高考状元上争风头。廖志国就任市长后,因为建造“鲲鹏馆”,需要以土地换资金,也需要提升滨江、城北两处的土地出让费,将阳城市区的几所重点中小学,悉数分解、拆散、稀释,打出的是教育资源均衡化旗号。为此,胡春来意见颇大,极尽抵制与诋毁,并利用省、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公开批评。苗长林正好将胡春来拉了过去。贾大雄推出胡春来,可能有出奇兵的考虑,也不排除有将廖志国一军的意图——你廖某人不同意,就是打击、压制不同意见,看你以什么理由反对,又如何说出口。

再说第一方案。组织部两位专职副部长中,一位是部里的老资格,主管企业、事业干部管理两块,年龄偏大且体弱多病。此公为人狡猾,能力有限,属于胸无大志、难成大事之徒,虽不为苗、贾亲信,却也不会逆他们的旨意。另一位副部长,本是洪大光的一个远房亲戚,年纪轻轻坐上这种位置,心里本来就不踏实,加上又有极强的野心、官欲,难免首鼠两端、瞻前顾后,属于比较容易掌控之人。贾大雄以此作为第一方案,实质也是用心良苦。他知道,即便不能如愿召来胡春来,以上述两个专职副部长的个性,不论其中谁转了常务,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正当苗长林、贾大雄做着如意美梦之际,忽一日,组织部办公室接到黄一平电话,说是廖书记晚上要召集部务会议,听取近期部务工作汇报。

孰料,会议临近结束时,廖志国开了腔:“哦,对了,前段时间大雄部长多次提出,因为部里领导缺额,需要进行调整。现在看来,从外面进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议程,就是对几位部领导的分工微调一下。别的同志分工不变,赵瑞

星副部长除继续兼任老干部局局长外,把常务那一块的党政机关与县(市)、区抓起来。这几年,部里工作在大家同志的主持下,大家分工不分家,相互配合得很好。今后呢,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好的传统,再接再厉,使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。各位在工作、生活中有什么情况,可以随时与我联系,我一定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。大雄部长,就这样吧。唔?”

廖志国的发言,就像当头一棍,打得贾大雄目瞪口呆,脸色由红转白再转青。间隔很久,他才渐渐恢复了平静,连连点头道:“好,好,好,我们坚决服从廖书记的决定,一定把工作做好!”

凭心而论,黄一平给廖志国出的这个高招,可谓绝妙。本来,重新任命一个常务副部长,必须经过常委会集体讨论,势必给苗长林与贾大雄联手谋私带来机会。可是,在现有副部长中调整分工,只要廖志国三言两语就能独自搞定。

当然,这里就得说说那个副部长赵瑞星了。前面说到,贾大雄主政阳城市委组织部多年,由于洪大光疏于介入,倒是让苗长林从旁插手不少。在他们的共同经营下,部里实权基本上都落在其亲信手中,尤以那个刚刚退二线的常务副部长最为得势。其余四位副部长中,倒有两人是兼职——一位兼任人事局长,一屁股坐到权大利丰的局里,部里只是挂名;还有就是赵瑞星,兼任老干部局长,名义上分管党员教育,因为与贾大雄尿不到一个壶里,实际上很少参与部里的事务,早就被边缘化了。

试想,一个遭遇了苗、贾联手打压的副部长,一旦咸鱼翻身了,会不睡毗必报吗?何况,赵副部长快退居二线了,无欲望即无顾虑,本身又是官场谋私、整人高手,使用起来还不万分得心应手吗?至于德才兼备那一套,暂且搁置一边,这也算是不拘一格、特事特办吧。